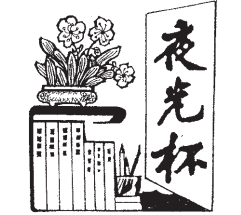


书影,是一个让人产生美好想象的词。书的影子,书的影迹,书的影踪,书的影像……而在这本书中,书影,就是书籍的封面。

这本书中,收集了我五十多年写作生涯中出版的大部分书籍的封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诗集和散文集,到近年出版的长篇儿童小说,林林总总,总共三百四十本。第一本书,是诗集《珊瑚》,那是我大学的毕业论文,1982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最后一本书,是译成法文的诗、文、图集《心之旅·诗意的回响》,2025年由法国丝路出版社出版。这数百本书,大大小小,厚厚薄薄,斑斓缤纷,尽管署着同一个作者的名



这一聚,从少年到华发,竟有六十年了。刚刚度完母校上海市晋元(陕北)中学120年的诞辰,我们六八届的初中同班同学就迎来了毕业六十年的聚会。这一聚想想还真有点惊心:六十年风雨兼程、六十年生活沧桑、六十年风风雨雨、六十年春华秋实。六十年一甲子,一切如白驹过隙,人生能有几个六十年。海外归来的同学有了心,他们设计了一个杯子作纪念,叫作“甲子情未了”。杯子上作的“6”和圆圈的晋元校徽组成了“60”,下面则标明了“再聚首,初一六班1965—2025”的字样。

六十年后大家聚在一起,生活的酸甜苦辣已经尝了个遍,很容易令人想起辛弃疾的诗:“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

是枝裕和导演的《宛如阿修罗》中不断出现饮食场面。家人聚餐,吃的并非大菜,而是炸镜饼、寿喜锅、鳗鱼饭、外卖寿司……有时甚至只有几块蛋糕一杯茶。她们总在餐桌边商议家事,哪怕内心不无嫉妒和恶毒之处,但还是能迅速吃到一块儿去。是枝裕和擅长从日常饮食切入来刻画人。《步履不停》一开头拍的就是厨房,老太太手里的萝卜和土豆闪着玉器般的色泽。至关重要的故事情节,则是在做菜的闲淡中透露给观众的。几年前的电视剧《舞伎家的料理人》里,那张阳光斜斜射入的餐桌,可以说是舞伎之家最温暖的存在。从番茄咖喱饭、亲子丼、焦糖面包布丁、炖茄子、日式

白天与夜晚,两个不同的世界。年轻人爱玩,但去哪里玩呢?当我在INS新乐园得到这枚“头号玩家”奖章时,突然意识到——这或许是我人生中最特别的奖励。它记录的不仅是一百多个夜晚的沉浸体验,更是一段关于找回自我的特别经历。

和很多沪上打工人一样,我过着被时间切碎的生活,一天结束后常常在手机上不断切换软件来打发时间。我不甘心夜晚这样短暂属于自己的时光被社交媒体上重复的内容占据。或许可以有一个地方,在夜晚帮我更替白天高频转动的大脑和久坐的身体。直到我走进了INS,我终于找到了那个世界。第一次涉足,只想随意逛

书影的联想

赵丽宏

字,却像一群长着不同面孔的人,围坐在一起,面面相觑,都在好奇地问,你从哪里来?你是谁?

这些书籍,汇集了全国各地很多出版社,还有数十家外国出版社众多编辑的心血,每一本书籍的封面,都是文字编辑和艺术编辑共同的创意和智慧结晶。这本书影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书籍封面设计的荟萃雅集。

对我而言,这本书当然不仅仅是一次书籍封面的展览。书中的每一个封面,都和我的一段创作经历相关,都会引发我的回忆。我从事文学写作五十多年,不断地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各种各样的书,到底出版了多少书,一直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以前也没有机会把出版的书完整地陈列出来。现在看到这么多书籍的封面,我自

一聚六十年

许桂林

一级作家、医学科研专家、音乐领域的佼佼者,更有各行各业的骨干中坚。人生坎坷六十年,但同学们的光阴并没有虚度。

少年时候读李六如先生的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这本书把清末到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用文学的形式描写得淋漓尽致,充满了历史沧桑感。那时候我就想,六十年是个多么漫长的岁月啊。在这芸芸众生里,同窗同学六十年再相聚,真的是有着太多太多的缘分,它已经成为我们一个温暖感情的矿藏,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厚重的拥有。

炸鸡、奶油炖菜、水果三明治、猪肉蔬菜味噌汤到为好友独创的小号鸡蛋三明治,一道道简单却饱含心思

饭桌边的人情

戴蓉

的饭菜上桌,这正是主角季代从舞伎学徒到料理人一步步的转型。

《宛如阿修罗》的剧作者向田邦子热爱美食,她与妹妹和子在东京赤坂开了一家名为“饭屋”的小餐馆,菜单上有米饭、煮鱼、烤鱼、高汤煮油豆腐、咖哩和当季小菜。“阴差阳错之下,我现在从事电视及广播的编剧工作,但其实,我本来想当厨

逛,释放一点工作压力。不过很快我发现,这里似乎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在欢快的人声中可以依稀听到每家店传来不同风格的音乐,大家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感受到久违的活力,我也渐渐放松下来,开始享受音乐。

不同的主题和惊喜,多样的社交模式和互动游戏,让我可以在一天的繁忙后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惬意与悠闲。在“绿洲”偶遇陌生朋友,一起分享一杯饮品,大家窸窣窸窣的交谈声让我觉得远离人群但又参与其中。

进入新乐园,从戴上手环的那一刻,我就拿到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场券,这里鲜活的生命力也让我的夜晚开始变

己也非常吃惊,怎么出版了这么多书?我的精力再充沛,写作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创作这么多书。翻阅这本书的读者,一定也会产生疑惑,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多书?我当然不可能创作这么多书。其中的原因,必须在这里说明一下。我的这些著作,除了一部分原创初版的书,很多文集、选集和各种不同的类编书籍中,有不少重复的篇目。另外,有些书,不断地重印再版,或者由不同的

出版社推出不同的新版本,同一本书的再版和新版,就产生了不一样的封面。这是我会这么多著作的原因。

感谢静安区图书馆和静安区档案馆,花很多心力,策划编辑了这本书影集。这是对我半个多世纪勤勉写作的奖励,也是我没有虚度时光的证明。对我的创作生涯,这是一次特别的检阅,是一个美好的纪念。

麦当劳在国内几乎家喻户晓,这个美国快餐店英文原名是McDonald's。读者朋友可能会有疑问,McDonald's的标准译名是麦克唐纳,为什么快餐店的名字是麦当劳呢?

在中国内地,主要的外语(如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等),都有标准译名,这些标准译名一般是由新华社统一制定的,因为新华社要翻译大量的外文新闻资料,需要统一的译名,这些译名也就在社会上通用。内地读者遇到英语人名、地名,只要根据新华社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就可以得到标准的译名。

那么麦克唐纳到了中国,为什么又变成麦当劳了?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1975年,McDonald's在香港开设第一家分店。初期的中文译名,根据粤语的发音,译为“麦当奴”,

师。”从开店的地点、装潢、家具和陶瓷餐具的选择,甚至连火柴盒的设计她都亲自参与。她常在饭屋中一边干活一边观察往来的顾客。于是,食物与食客的故事,都被这位敏锐的作家“复刻”下来,写到的剧本中去。“卷子、纲子和阿藤正一起腌着白菜,将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菜铺开,平铺在竹篮箩里晒干,再切成两半,腌在大桶里。阿藤包着头巾,穿着围裙,动作娴熟。砧板、刀子和腌桶是阿藤和恒太郎成家时的老物件,五十年的沧桑让它们变成饱经的颜色,散发着岁月的荣光。”这腌白菜的画面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枝裕和的电视剧里都有种让人信服

得不一样。

轻松有趣是打开人生支线的关键词。随着越来越多的活动和体验,我慢慢成为INS的

新乐园里的“头号玩家”

钟一诺

“头号玩家”。从最初的随意走走,到主动参加各种活动、派对、游戏化任务,每一次参与都带来不同的乐趣,也改变了我的社交圈。线下偶遇和新乐园App的玩家匹配功能,让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轻量化的社交体验也让我开始走出封闭世界。女性体验官的存在让我感到安心。在舞池独自舞动,享受音乐的纯粹;在“绿洲”帮陌



渔渡

齐铁偕 诗书画

水纹在结成蛛网,倒影一层层地转圈。鱼鹰们用铁喙称量,整个湖泊的寂静。

但是很快就有顾客反映这个译名带有“奴”字,令人不快。粤语和其他大部分南方方言一样,N、L不分,比如“南方”读成“兰芳”,经营者照顾到顾客的心理,从善如流,所以改“奴”字为“劳”字,“麦当劳”成为正式的名称。1984年,中国台湾的第一家麦当劳由香港人参与经营,就沿用了这个名称,到了1990年,中国内地首先在深圳开设第一家麦当劳分店,也就沿用这个名称。1992年,北京的第一家麦当劳开业,盛况空前,成为当时的大新闻。平心而论,“麦当劳”只有三个字,读起来比四个字的“麦克唐纳”顺口,而且跟英语的发音也接近,这个名称能够广泛流行,有其合理的原因。

在许多地方都有分店的化妆品与药房连锁店“屈臣氏”(Watsons),往往也让很多顾客有些困惑,为什么不是“沃森”?其实,无论是麦当劳还是屈臣氏,如果用粤语来读,就很接近英语发音,“屈”字的粤语发音就是“沃”,“臣”的发音类似“森”。

现在香港媒体对于国际政治词汇如人名的翻译,大体与内地相同,但是体育、娱乐明星的名字大都按照粤语发音翻译,在外地人听来很不习惯,例如帅气的球星内马尔(Neymar)、

粤语趣谈

何亮亮

贝克汉姆(Beckham)和梅西(Messi),分别就被译成了怪怪的“尼玛”“碧咸”和“美斯”。不过,内地人觉得这些译名奇怪,是因为不清楚粤语发音。如果用粤语读上面这些译名,就能明白。即以粤语的“碧咸”读Beckham,与英语发音接近,如果用粤语读“贝克汉姆”则非常拗口。大部分外国娱乐、体育明星的名字,在香港的译名都是从粤语,至今没有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香港影视进入内地,大量香港粤语词汇开始在内地流行,比较普遍的如埋单、搞定、人渣、八卦、卧底、炒鱿鱼、巴士、搞笑、无厘头、炒股、炒楼、按揭、牛市、楼花、外卖、塞车、货柜、垃圾食品、爆冷、创意、芝士、跳槽、卖点、鬼佬等数以百

乐、社交和沉浸体验,在这个新世界里,满足了年轻人对个性、社交和新鲜感的追求。这些鲜活的体验,让我更清晰地感知自己:在怎样的疲惫边缘被音乐点燃,在哪个瞬间需要为自己刷新。而我也逐渐变成了一个能散发温暖、治愈他人的人。人生不该是别人设定的框架,而是能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无尽可能。

年轻人的“玩”,是为自我内驱充电。新乐园里的许多人和我一样,带着能量回家,写下更精彩的人生。

我的文件夹里,珍藏着两页三十多年前的手写证明。

1947年3月蒋介石调动25万兵力,声称以“犁庭扫穴”之势占领延安。面对兵临城下,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撤出延安。毛主席和任弼时带领的中央纵队来到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王家湾。当时正值春耕大忙,任弼时见村里牲口紧缺,立即腾出200匹战马帮农民耕地,深受群众欢迎。军民协力促进军民一心。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藏任职的阴法唐不忘初衷,延续了中央纵队的优良传统。他坐在轿车里见公路上有行走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常常会停车下来请老人、残疾人上他的车,送上他们一程。

科学技术已进入AI时代,机器人技术也正广泛地运用在各级政府的行政办公上。人工智能推动我们政府的工作寻幽入微,但真正的“入微”是应当知道群众的“急”点、“难”点在哪里,知道老百姓在“愁”什么、“盼”什么。正确的工作作风才是宣言书。只有秉持正确的工作作风才能够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那什么是正确的工作作风呢?像当年中央纵队“战马耕田”那样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上下左右拧成一股绳。届时处处都有安全感,人人都有幸福感,大伙儿都会竭尽全力为富民强国而奋斗向前!

计,不仅在人们日常口语普遍使用,在媒体和书面广泛出现,《现代汉语词典》也收入了许多,说明这种来源于方言(香港粤语)的词汇已经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内地学者对此有专门的研究。

“埋单”(结账)在内地一般都写成“买单”,而“埋单”原来的出处是,顾客在酒楼入座之后都会获得一张“点心纸”,写明桌号,每上一道点心或菜肴,服务员会在上面画一道杠,顾客将单子交给收银员,收银员将其插入一根竹签上,这个动作叫作“埋单”,“埋”是加起来的意思,埋单就是聚拢单据用于结算。“炒楼”的原意就是炒卖房地产,在香港粤语“炒”字有频繁买进卖出以获利的意思,或来源于炒菜的炒,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很多商品可以“炒”,如炒楼、炒地皮、炒车牌、炒股、炒楼花、炒外汇等等,操作者就是“炒家”。

香山纪事

谢俊美

2002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6月,书局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庆祝大会。我因多著著作由该书局出版,也受邀与会。是月5日,我到北京站,不期与中华书局退休编辑谢方先生相遇,一同前往书局。谢先生是1951年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华书局,是学术前辈,曾点校《大唐西域记》,很有水平。我们还一起看望了书局的近代史编审陈铮先生。陈铮是陈旭麓教授的研究室,是我的师兄、学长。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东门3楼大厅举行,我与施蛰存教授的学生洪本健教授一起。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即中华民国成立之年。它与商务印书馆齐名,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两大台柱子,享誉海内外。会议很隆重,学者季羡林、启功、陈祖武、汤一介(汤用彤之子)等出席,并讲了话。会议参加人

员多达千人,会后我们驱车前往香山饭店。香山饭店系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设计营造,有山有水,绿树环抱。马路对过,就是碧云寺,我与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同住。

会议间隙,碰到了华东师大的王春瑜。王春瑜与我同乡,长于明清史研究。在香山会上,我还有幸结识范文澜的学生、南京大学的卞孝萱,中山大学林家有等老师,在学术会议座谈会上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终生难忘的还是中华书局老一代的编审。他们一直强调“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书局有品格”,即坚持出好书,不趋风,不趋利,不印烂书。